

# 歷史中的價值問題 與 價值中的歷史問題

——以絕對性和相對性為視角解析歷史研究中的難點問題

■ 楊桂森

廣東惠州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馬克思主義實現了歷史觀與價值觀的統一，學界對歷史觀的基本問題已作了系統研究，取得了一批豐碩成果，而對歷史中的價值問題卻缺乏深入研究，甚至認為價值觀與歷史觀存在著相互抵牾，於是往往陷入兩種虛無主義：價值（文化）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罔顧歷史事實，撰改歷史，把歷史變成了閑言細語的敘述；同樣，價值虛無主義也會把歷史帶出人類文明的主流，重回「利維坦」時代，使人類重蹈叢林搏弈的野蠻狀態。本文旨從價值絕對性與相對性維度，審視歷史觀與價值觀相統一的哲學旨趣，探析歷史研究中的難點問題。

## 一、歷史中的價值問題

歷史既是生命的記載，又是人的價值飽含與凝聚，而人類對價值的追求，決定著人類歷史延

**摘 要：**歷史中的價值問題和價值中的歷史問題，是從價值的絕對性與相對性維度審視「人性與歷史、事實與價值、個體與群體、文化與歷史」等關係問題，認為歷史中的價值問題處在傳承與變革、歷史發展規律與主體意志合力、人類理想的一致性與價值選擇多元性的內在邏輯框架之中，正是它們之間的內在張力，構成了人類文明前進的動力。價值中的歷史問題，是研究人類動機、目的、欲求和激情背後的歷史規律和歷史真相，以及歷史的事實、真相和規律如何決定或改變人類的生活。當我們以人性來點亮歷史時，發現歷史是善和美的存留，是照亮人性光芒的聚集。歷史深處處處存有人類價值的鏡像，歷史不過是人類價值（文化）的遺像。

**關鍵詞：**歷史問題；價值問題；絕對性；相對性

續、演進的方向。歷史演化（進程）離不開價值的指引，否則歷史就會迷失前進的方向。回望歷史，人類追求的價值主題清晰可辨：公平、正義和人性之美。這是人類歷史演進的永恆主線。而這些價值主題其現實力量正需要歷史來賦予，沒有生產方式的演進和展現，人類所追求的價值不可能得到現實，也不可能對人類歷史產生強大的影響力。所謂歷史中的價值問題，是從價值的絕對性與相對性維度審視歷史，認為歷史是處在傳承與變革、歷史發展規律與主體意志合力、人

類理想的一致性與價值選擇多元性的內在邏輯框架之中的，正是它們之間的內在張力，構成人類文明前進的動力。

人類既在價值絕對的維度中續寫對生命永恆不朽的追求，又在歷史的賡續中觀賞人類的意義與價值。人類在這一續寫和觀賞中成為歷史理想

主義者，也正是對價值理想的追求，推動人類不斷邁向文明的新形態。我們不得不相信，在歷史的深處，隱藏著一種意義，正是它構成歷史延續的價值邏輯，也吸引著人類前赴後繼為之奮鬥。由此，人類一方面獲得了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但另一方面也戴上了文化的枷鎖，陷入精神奴役這一新的奴役狀態。沒有文化、沒有定型的價值觀念，人類歷史永遠是一個沒有成熟的孩子，有了歷史，人類又深深地被傳統的價值觀念所包圍，深陷歷史文化的奴化狀態。因此，人們需要通過相對價值來擺脫歷史文化的糾纏，開闢人類歷史新境界。相對價值既能夠幫助人類理解歷史變革的重要性和人類解放的意義；又能夠使人類注重歷史的現實性。歷史現實主義，一方面要求人類從現實生活出發，而不是從想像、虛幻世界出發來理解歷史，有利於培養人類腳踏實地的實幹精神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另一方面要求人關注當下現實性，當下性使人更多關注感性生活，其價值取向會培養享樂主義的人生哲學，從而使人還原自我，回歸感性自我，而感性自我正是自我表徵與自身存在的理由，這也必然導致崇尚個體主義至上的價值哲學；其三，使人們站在社會關係的背景下，理解歷史。馬克思關於人是社會關係總和的現實性理論，為理解歷史的內在關係提供了邏輯依據。據此，人們有理由把歷史理解成階級關係、社會關係的產物。就歷史是人類歷史關係而言，既為各民族理解自己的歷史提供了世界背景的維度，也為各民族歷史的世界化，提供了重構的價值坐標。歷史不僅是各民族敘述的故事，還是一個被重構的過程，也就是說，歷史是在不斷被理解中建構，在建構中重寫歷史，即，歷史的建構是通過理解者解讀一一呈現出來的「效果歷史」。伽達默爾指出：「真正的歷史對象根本就不是對象，而是自己與他者的統一體，或一種關係，在這種關係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實在以及歷史理解的實在。……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這樣一種東西稱之為『效果歷史』。」<sup>[1]</sup>效果歷史也是歷史的一種現代效應，這種效應包含著歷史的當下意義和現代啟示。

（一）人性與歷史。歷史是人性的沉積，人性的沉積是價值絕對性與相對性的張力之使然，人類歷史文明是對其兩者取捨、聚合、再造的過程。絕

對價值是人性的光輝在歷史中的承繼，相對價值是人性新光芒的開啟。不可否認，自從人類通過相對價值引進社會革命邏輯之後，一方面使人類看到了光明的未來，曙光重現；另一方面使人類進入了一個焦慮的時代其表現如下：其一，通過暴力掌權的統治階級會害怕新的革命剝奪自己統治的合法性，這必然催生集權專制主義的出現，集權專制是焦慮的一種表現形式；其二，革命之後的歷史不知向何走，當歷史失去方向感也會帶來歷史的焦慮。正如保羅·科利所說：歷史的焦慮「一方面表現生命之物的偶然性和精神之物的脆弱性，另一方面表現選擇和罪惡的存在焦慮，以及更基本的『基礎』焦慮；歷史的焦慮作為文本的刺激物，很有可能處在純粹的渣滓——至少在歷史哲學方面——和否定的歷史中。」<sup>[2]</sup>正義革命會否定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統治，推動歷史的進步，因而有其革命的合法性。但同時，革命會打掉絕對價值規範的枷鎖和傳統的束縛，使人類越來越遠離絕對價值。因此，革命的結果是使絕對價值在歷史展現中喪失。絕對價值的喪失，一方面使歷史失去了目標，必然帶來人類的茫然；另一方面使歷史的演進進入了非線性的時代，使人類的歷史命運處在不確定性之中，必然帶來人類的焦慮；其三，革命使現有社會秩序的合理性喪失，既導致懷疑主義；又導致狂熱崇拜。往往「懷疑主義拒絕尋求意義，而狂熱崇拜則過早地給出意義。」<sup>[3]</sup>前者拋棄意義，後者把意義變成教條主義。

歷史始終在進化，人性卻沒有多大改變。由於時代的不斷進步，必然導致人性與人類歷史不同步。而人性進步的動能，是來自於人類進化過程自己對自己「發明」(inventio)的一套規範制度，這套制度形態是由一套全新的價值觀念系統通過人性的啟蒙轉化而來，於是人性脫離了自己的本性，被嵌入了歷史的長河中。這套全新的價值觀念，既是歷史對人性的一種全新展現，又是人性對歷史的一種新要求，不管在人文主義雄辯學術邏輯中，還是在古代和現代的史學思想中，都既想建立(Founding)一套新的價值系統，又想尋找(Finding)與價值匹配的人性制度。通過新價值觀的塑造為歷史建立新的「人性」坐標，使歷史有方向感；通過歷史的新呈現為「人性」尋找了新的光

芒，使人類獲得了新尊嚴。馬丁·路德從歷史宗教的角度認為：「歷史僅僅是神聖行為和神聖裁決的顯示、回憶和徵兆，它展示並預示[上帝]是怎樣對這個世界，以及對人——無論是惡人還是義人，每個人都根據他應得的賞罰——加以維護、統治、阻撓、振興、懲處和獎勵的。」<sup>[4]</sup>也就是說，歷史既是人性光芒的展現，又是人性光輝的集結。展現是人性的外溢，是推動人類歷史文明更迭的動力；集結是人性的收斂，是人類真善美精神能量的凝聚與積聚。無論是歷史展現還是歷史集結，都是人性傳承歷史、迎接人類新曙光的使然，說明在歷史深處有一股強大的價值曙光照耀著歷史的航程。

(二) 真相與價值。歷史研究總體而言有兩個維度：一是陳述歷史事實（還原歷史真相）；二是探詢歷史意義（歷史的經驗教訓和教育價值）。也就是說歷史不僅關乎歷史事實與時代背景的真相，更要思考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啟迪意義（關乎道德與信仰）。從價值歷史的向度看，歷史真相是固定的，價值是流動的；從歷史本體論來看，歷史本體中的真相不具有超越性，想要超越歷史事實只能反思事實，透過歷史真相發現價值，只有賦予歷史真相以流動的價值意義，才有可能超越歷史真相的時空局限性。對歷史真相的解讀及其意義的分析，並不取決於歷史真相的當下性，而是取決於後人對歷史事實的借鑒及經驗教訓的吸取，也就是說，真相是歷史的死靈魂，價值才是歷史的活靈魂，只有價值才賦予事實以意義，對事實的理解又取決於歷史上不斷變遷的價值原則。這就意味著，歷史不是一個觀看、解密的問題，而是一個解讀、解釋、構建的問題。解讀是歷史文化的現代重現，也是把其價值納入現代人的精神譜系之中的活動。正如李凱爾特所說：「只有價值聯繫才能確定這些個性差異的『大小』，只有價值聯繫才使我們重視此一事件而忽視彼一事件。」<sup>[5]</sup>儘管學界對歷史與價值的關係沒有作準確的梳理，但對歷史、真相與價值的關係還是作了清楚明白的界定，它們三者既各有自己的領域和學術邊界，又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這個統一的整體並不由真相構成，而是由人類所追求的價值把真相串聯在一起，構成人類（民族）不朽的精神追求史、奮鬥史。

按照休謨法則，我們從任何事實中都抽繹不出它的價值特性，同樣，我們也無法從某物之視為有價值的或可欲的，推斷其事實方面所具有價值之光。休謨關於事實與價值相斥的理論，出自於自然科學不能從事實中推導出相關價值的判斷。當我們把其推衍到社會科學領域時，社會科學能夠回答有關事實及其價值的相關性問題。因為社會科學可以把歷史事實變換成一個歷史事件，事件的真相不可知，但事件本身可警示世人，具有教育意義，對歷史事件可作價值判斷。與筆者相似的馬克斯·韋伯極力強調價值在社會科學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認為，社會科學的對象是由「價值關涉」組成，沒有了這類「關涉」，就沒有了興趣的關注點，也沒有了對主題的合理選擇，更沒有了區分相關事實和無關事實的價值原則。在韋伯看來，價值由興趣構成，興趣決定了主體選擇的對象，選擇的對象構成了社會科學研究的範圍。價值不過是構成社會科學與研究對象的一座橋樑，為科學家解釋對象提供了一套原由，並為解釋對象提供支持的理由。而「價值判斷」僅僅說某事與某物相關，但並沒有採取支持和反對某物的立場。實際上，「價值關涉」用一種價值觀去解釋對象，通過「價值關涉」，社會科學研究的價值對象從事實的海洋或沼澤中浮出水面。而「價值判斷」僅僅描述某事與「價值關涉」對象之對象之關係。在筆者看來，韋伯一方面是在「價值關涉」的前提下尋找「價值判斷」，想通過「價值判斷」進一步去拓展「價值關涉」；另一方面，他想通過價值判斷和價值關涉來消彌「是」與「應當」的對峙，消除「休謨法則」的困境，最終達到「價值中立」的目的。

(三) 事實與教育。歷史事實，一方面為尋找歷史的真相提供客觀依據；另一方面為人類對歷史的確定性判斷提供合理性的依據。但歷史事實不同於自然科學的真實性和確定性，正如朗格朗·杜·弗雷斯諾伊所寫，歷史事實是「完全為人類所確信的事情，它以睿智和誠實之人的證詞和報告為基礎。」<sup>[6]</sup>最終，歷史事實變成了一種主觀判斷和道德誠信問題，目的是把歷史事實變成了一種知識形態。歷史事實的知識形態化，把一個真實性問題變成了探詢知識的確定性問題。在17世紀關於「歷史的信仰」爭論中，一些學者想通過絕對確定



性來維持歷史事實的標準，而另外一些人包括克里斯蒂安·托瑪西斯(Christian Thomasius, 1655-1728年德意志法理學家和哲學家)及其追隨者比約林在內，則滿足於把歷史當作一種可能知識的形式。歷史知識的可能性取決於理解者的態度和時代的需要，雖然歷史是一個民族、國家形成、發展及其興衰之真實紀錄，但歷史又是紀錄一個民族興衰的鮮活教科書，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要用歷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習近平同志也指出：「對古代的成功經驗，我們要本著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學態度，牢記歷史經驗，牢記歷史教訓，牢記歷史警示。」<sup>[7]</sup>其「以史鑒今，資政育人」<sup>[8]</sup>的歷史觀，說明歷史藏道義，精神啟後人。歷史的教育意義不斷推動歷史傳統的價值向現代精神轉型，任何一個民族在實現自己價值理想過程中都有一段真實的歷史紀錄，記憶歷史的目的是尋找歷史意義中的當代價值，這樣歷史就擔當了對一個民族的教育功能，也賦予了其文化的意義。人在歷史面前是流動的，價值也是流動的，正是價值的流動性，把歷史事實變成一種鮮活的景觀，唯有這些鮮活的歷史景觀，才能喚醒永遠沉積在歷史深處的人類精神價值。歷史事實是孤獨的，也是沉睡的，我們要喚醒歷史，只能喚醒被歷史封塵了人類所追求的精神價值，只有精神價值才能把那些孤立的歷史事件串連成人類歷史的長河。任何歷史價值都是對人類文明的承諾，如果我們當代人不能把先輩們所追求的價值，轉變成一種現實的制度形態，就會失信於歷史，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也就沒有了當代意義。我們這些歷史事件的見證人，如果強迫自己老年痴呆般健忘歷史，或者為了「政治目的」，即眼前利益，放棄了歷史責任，那麼，歷史前輩的理想就成為當代人的恥辱。失去歷史價值記憶地活著，也是沒有真假，沒有是非，沒有善惡，沒有美醜，沒有榮辱地活著。雅斯貝爾斯在《論歷史的起源與目的》一書中指出：「往事是我們的前車之鑒，後事之師。」<sup>[9]</sup>歷史可以被理解成對人類的教育。歷史哲學家維柯認為，歷史教育有兩個基本問題：一是思想的規程；二是事物或制度的規程。思想的規程不單是指人類的思想史，更重要的是指思想轉換成人類的價值形態，然後通過制度規程把價值形態轉化成人類文明形

態。然而，當一個民族的歷史引領世界文明時，往往民族會出現「虛驕訛見」（維柯語）的文化形態，這種文化形態很容易導致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殖民主義。正如迪奧多羅斯在《歷史文庫》中所言：「至於人類的古老性，不僅希臘人如此宣稱，許多野蠻人也是這樣做，他們認為自己才是原生的，自己最早發現了生活中的日用品，而他們自身歷史中的事件被認為是值得記載的最早事件。」<sup>[10]</sup>在他們的思想中，唯有人類早期智慧形態是不可磨滅的，隨後乃至現代思想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剽竊。在他們看來，思想沒有創新，只有繼承源頭活水。

## 二、價值中的歷史問題

價值中的歷史問題，是研究人類動機、目的、欲求和激情背後的歷史規律和歷史真相，以及其如何決定或改變人類的生活。當我們以事實來看待歷史時，發現人類生活有自身變動的規律，也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如科技的進步和制度的變更。當我們以人性來點亮歷史時，發現歷史是善和美的存留，是人性光芒照亮的餘暉。歷史深處處處存有人類價值的鏡像，歷史不過是人類價值的遺體。筆者認為研究價值中的歷史問題需要處理如下幾方面問題：

（一）個體與群體。歷史中的價值問題既可以建構一個個體化的社會，也可以建設一個群體性社會，社會的個體性應通過歷史的精神結構去建構一個個性統一的世界。如果把這種精神結構看成是人的一種目的關係，人的目的關係蘊含著價值追求，而個體的統一性應凝聚個體追求不同的價值，這樣的群體才有生命力和戰鬥力。恩格斯晚年的歷史合力論，既是歷史中的價值問題，又是價值中的歷史問題，更是個體追求自身目的合力作用結果的歷史規律問題。但筆者更傾向於把合力價值論的理解，因為歷史必然性只有通過有人的目的活動，才得以呈現。李爾凱特在《論歷史上的個體》一文中指出：「在所有的個體中，只有其大多數所共有的東西才是歷史性的。」<sup>[11]</sup>這說明歷史不是個體的產物，而是社會群體共同活動的結果，儘管歷史離不開個體，但個體不能創造歷史。當我們去考慮一個人的時候，我們並不是簡單地意指生命有機體，而是指一個能思考、感覺、決定、被觸

動、反映、與別人建立聯繫的人，所有這一切都隱含著去體驗他者的感受，了解他與別人、過去、未來等等的關係。正是通過這種相互關係，把自己置身於同一個文化世界之中，筆者把其稱之為他者的同一性。群體語言和文化的同一性超越了個體生命生存領域，把自身放在群體生活之中。潘尼卡認為：「把人說成是個體，依我看來是完全不充分的，最終是錯誤的。」「屬人的個體之完善，不是人性的完滿；它不是本性而是人格；它不是人類的本質，而是個人不可通約的和獨一無二的生存。」<sup>[12]</sup>在他看來人格是社會的，人的社會不可通約性是通過其離不開群體的社會公共文化生活而體現出來。

個體的目的性與群體的共生性（同一性），必然導致人的目的與手段分離。歷史哲學可以把手段與目的的關係擴展到個人生活之外。一個完善的人的生活有一個自在的目的，但它同時也是別人（社會）生活的一個部分，其中他也構成社會群體的手段，也是一個民族生活（文化）、一種文明領域的手段。正如德國倫理學家包爾生所說：「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中，把國家理解為一個較大範圍的人的存在，在其中發現了一些相同的功能和力量。個人與集體的關係是一種手段與目的的關係，然而，個人作為手段，同時又是目的的一部分，因為整體僅僅在個人的總和中存在。現在我們得到了一個新的對待個人的評價標準：一個人對整體做出的貢獻越大，歷史對他的評價就越高。這些建樹包括給他的民族提供好的制度；以高貴的行為使他榮耀；以真知灼見使它豐富；以優美高尚的作品和形象使它美麗等等。狹義的道德價值卻不依據貢獻的大小，而是由履行其使命的個人的真誠和獻身精神來決定的。」<sup>[13]</sup>「一個民族並不依據快樂的標準評價自己的過去，而是依據它在那個時代所抱的理想來評價歷史人物和事件，並相當地決定它們的價值。」<sup>[14]</sup>但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通過精神理念來解決歷史中人的目的與手段的分裂，在他看來，精神實體具有普遍性，「它通過每一個人和所有人的行動把它自身作為他們的同一性和統一性創造出來，因為它是自為存在，是自我，是行動。」<sup>[15]</sup>生活在這樣的國家裡是自身理念化的世界，社會的一切以及個體的

一切都在理念之中，社會必然性和個體自由之間的對立便消失了。「合理的是必然的，因為它屬於實體，我們是自由的，因為我們承認它是法律，我們把它作為我們自身的本質的實體來遵循；客觀的意志和主觀的意志於是得到了和解，並且形成了一個沒有麻煩的全體。」<sup>[16]</sup>在一個理性的文明裡，每一個個體都表現了人類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所有其他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參與了那種生活。儘管所有人都以某種自由的個體生活方式，參與了人類社會歷史的建構，但人們相互聯繫、相互作用、共同參與所形成的集體生活，才是真正的人類歷史。

（二）文化與歷史。「文化」（Culture）一詞來自拉丁文。在德語中有兩個詞和文化相對應，*Bildung*（可解釋為教育、文化、文明）和*Kultur*。而希臘語*Paideia*（相當於拉丁語*Humanitas*）似乎涵蓋了這兩種意思。伊索克拉底認為：我們所稱的希臘人是*Paideia*上的一致，不是血統上的一致。中國人既注重血統上的一致，又注重*Paideia*上的一致。古代中國憑藉文化強大生命力，吸引外來文化的注入，並轉化成這個民族內生發展的動力，從而推動世界文明的發展。同樣，*Paideia*是每一個希臘人都必須接受的文化教育，古代史權威H. I. Marou說*Paideia*就是：「不論希臘人在哪裡安家落戶……他們首要的任務是建立他們自己的機構，他們的教育設施——初級學校和體育館。」<sup>[17]</sup>就是這些學校和體育館在教授那些希臘人、非希臘人如何像希臘貴族一樣生活。這種教育方式可以說是希臘化生活的入門，它造就了一批精英人物。這些精英影響了幾代知識分子。學生們學習荷馬史詩和柏拉圖哲學，結果，*Paideia*成為聯繫希臘世界強有力的紐帶，也是聯繫當今西方世界的一種潛在紐帶。正是這個真正的文化上帝創造了古希臘乃至西方的歷史，而不是羅馬人的美德、勝利、虔敬和幸福的偶像創造了羅馬國家的連續性。同樣，中國古代文明也是建立在發達的私塾制度和書院文化的基礎上，也是通過講授古代聖賢經典和科舉考試制度，發揮文化對歷史的影響力，這是文化的傳導力。當然，一切歷史都是以物質財富創造為前提，筆者認為，一個民族文化的魅力（吸引力）無非有兩個因素：一是文化具有神秘主義的



色彩。任何一個民族文化對其他民族而言，都有其陌生性，這就是文化陌生所導致的神秘主義；二是文化能創造巨大的物質財富，給人類（民族）帶來幸福生活，這是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和感召力。當然物質的繁榮也會帶來文化的繁榮，正如邁勒爾斯所說：「沒有奢侈，就沒有文化。」<sup>[18]</sup>這說明歷史文化形態都需要以堅實的物質基礎作保證，這兩者的結合足以構成說明人類任何一種文明合理存在的知識形態，由這種知識形態衍生出歷史與文化相融合的「人類學」。從16世紀早期起，「人類學」名義上是一個歷史研究領域，實際上，如同術語在一種文化形態意義上，注入哲學意義的價值分析，最終形成了歷史——文化——價值相交融新史學形態：歷史哲學。

歷史哲學的誕生，引入了文化——價值的觀念表達其對歷史的影響。「影響」原來是一個醫學和占星術用語，在《百科全書》的條目中，其旨在通過文化來展現一個民族對世界的吸引力和號召力。在傳統普遍的意義上，「影響」是一個被用來解釋靈魂與身體之間相互影響的術語，因此，很容易在一種社會、文化和心理學的意義上把它延伸到「精神」領域，構成文化的感染力。儘管歷史探索經歷了不同的「場景」（文化形態）和「命運」（民族形態），但理性、正義、人性始終為人類文明進步開出的良方，也就是說，人類文明的歷史是有一根軸心圍繞著其轉動：人性中的正義光芒。

### 三、價值絕對性與相對性視野下的歷史

對歷史的價值沉思，有助於了解我們自身所處的歷史境況。把價值引入歷史，其目的是要解決歷史的恆與變的問題，其途徑是從歷史中發現人類的價值，並從價值中尋找人類的寄托與期盼。

（一）價值絕對性視野下的歷史。絕對價值是制定歷史法則（Nomothetic）的基礎，而相對價值是描述人性特徵（Idiographic）的呈現。價值若不教義化，就不能制度化，也就不可能體現價值的規範性。從絕對價值中尋找人類的寄托與追思，人類的這種寄托投射出他們對歷史價值的珍惜，這種歷史的情感很難被生活世界所理解，因此，就生活世界而言，沒有直接意義上的絕對價值，這種

絕對價值僅僅是歷史的一種寄托。通過傳統，可擁有人類價值一點絕對的東西，正是這一點絕對的東西，使人類不會遺忘自己曾經追求的東西。黑格爾的論證思路與康德一樣（絕對理念的歷史和人類的目的王國），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無所寄托的（Uncommitted）歷史的一種否定，歷史需要傳承，傳承寓存於人類的一種寄托與期盼，寄托是歷史價值的延續，期盼既是對歷史價值丟失的再現，又折射出人類對自己解放的渴望與追求。

不可否認，當人們在追求價值的絕對性時，必然會陷入另一個陷阱：就是絕對價值對人的個性、欲望、快樂的批判與壓抑，這是文明與倫理的條件。靈與肉的對話乃是西方文化的脈向，在某種意義上，希臘以來的西方文化的主流倫理關懷，都圍繞著如何處置自己的身體，撫慰自己的靈魂而展開，並表現出表心（靈魂、精神）抑身（感官、肉體、欲望）的思想定勢與價值取向。馬克思把肉身理解為作為歷史前提的「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馬克思意義上的「真正的感性活動」，即實踐，是肉身生命體的實踐，是自然生命生存的需要，構成歷史的維度也是勞動的需要。從彼特拉克直到維柯的人文主義學者，甚至包括馬克思的生存歷史唯物主義，對歷史的理解都傾向於一種相對主義的概念，對歷史時間的理解與人的感覺、理解和表達不可分割。這些學者關心的不是宇宙上的時間概念，而是從人類智慧和學說的繼承角度來看由時間鑄造的人類歷史。這種觀點完全不同於現代編年史學家的觀點，後者處理的只是自然主義的和「絕對主義的」大事年表，歷史事件以世俗順序（或者用波丹的話來說是用宇宙的世俗秩序）按這個年表排列，它們在順序中的地位部分決定了它們所具有的意義和因果重要性。施萊格爾認為歷史解釋學超越了傳統的語文學和批評，接近一種更高的批評，它再度將歷史理論建立在歷史和哲學、字與靈之上。

（二）相對價值視野下的歷史。對相對主義而言，理解歷史是不夠的，還必須根據時代的變換來建構歷史。歷史是真實的，我們不是在虛構中重構歷史，也不是在虛幻中創造歷史。歷史對人類而言是實實在在的，人類在追求自己的價值中解讀歷史，因此，在此意義上，人類的歷史是一部價值啟



蒙的歷史，啟蒙是人類對歷史事實的領悟與未來的期盼。通過啟蒙開啟了人類的文明之光，可見，價值相對主義是現代文明的推動者，是人類解放的助力器，它與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一樣，被賦予了一種歷史化的形態。通過相對價值視野的歷史，發現人類歷史的觀念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進步觀念」的提出，第二階段是「歷史觀念」的提出，第三階段則是走向「歷史主義」。第一階段即所謂「進步觀念」的興起以馬基雅維里為開端，他們反抗古典自然主義的道德規範和奧古斯丁的基督教傳統教義，一方面認為只要掙脫傳統，歷史就是進步，相信人類一旦徹底擺脫「古人」的思想枷鎖就能走上無限進步的康莊大道；另一方面相信「科學技術的進步」必然會給人類帶來福祉和光明。但盧梭第一次打破了這種「進步觀念」之歷史夢囈，指出科學技術的進步並不等於人類的進步，因為科學技術同樣可以敗壞甚至毀滅人類。康德秉承盧梭這一觀念，並將「進步觀念」演進為他自己的「歷史觀念」。康德認為「歷史」作為一個總體過程必然以追求人類的「目的王國」作為終點。在康德看來，歷史的起點是人類的目的王國，終點也是人類的目的王國，在某種意義上，歷史是一個封閉的目的王國體系。康德的這種歷史觀念深深地影響著黑格爾和馬克思對歷史的理解，在他們的歷史視野中，人類最終必定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從而達成歷史的終結。歷史的最終動力是由一隻看不見的無形之手推動，即由惡的貪欲推動，而歷史演進的內在機制是揚善除惡，這就構成了歷史的悖論。正是在歷史的悖論中，歷史開始走向第三階段。第三階段，由於人的欲望的綻出，導致「歷史觀念」的破產，人們不再相信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的「總體歷史」，隨之出現的是存在主義的「歷史主義」的觀念，即認為歷史根本沒有就沒有方向，更沒有目標，甚至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歷史」。

當代的歷史主流由相對主義所主導，依他們之見，歷史的深處不再存在「好壞」、「對錯」、「善惡」、「是非」的標準，歷史中也沒有永恆的價值，因為一切都轉眼即逝，一切都在當下消解。這股歷史潮流無情地沖刷著人類心靈深處原有的價值原則，也在日益摧殘著人類對久遠古老道德的

眷念之情。構成人存在根據的絕對價值如今已腐朽，它再也喚醒不了人類對道德甘露的渴望。正如海德格爾所說：在現代社會中，倫理不再可能。因為，在歷史主義看來，任何特定時空的東西比普遍性具有更高的價值，普遍性由特定時空的東西派生而來。這樣它就否定了道德的普遍規範意義，也就摧毀了道德價值超越現實的穩固根基。但歷史主義的個體性找回了人的真實性，正如斯特勞斯所說：「歷史學就被認為是提供了那唯一的經驗性的、因而也就是唯一可靠的有關真正的人、有關人之為人的知識；這種知識既有關於人的輝煌偉大，又有關於人的悲慘黯淡。既然我所追索的一切都是起始於人而又返回於人，那麼對於人性的經驗研究就應當合情合理地具有比之所有其它對於實在的研究更為崇高的尊嚴。」<sup>[19]</sup>因此，他訴諸「歷史經驗」來理解道德的價值。而歷史經驗給我們呈現出這樣一幅畫面：人類對道德價值的理解依賴於特定的歷史背景，而歷史背景又是難以捉摸的，因而，只能在歷史特定背景中，尋找榜樣來證明歷史的真實性，然而，「榜樣性的東西僅僅因其對眾人都有意義才是歷史上本質性的，而且並不是每一個歷史的個體都是榜樣性。」<sup>[20]</sup>這就是相對主義歷史觀的狹隘性。

在某種意義上，歷史主義打破了哲學對傳統形而上學教條主義的理解。傳統形而上學充滿著將哲學教條主義化的傾向，其根源在於將最高意義的哲學探求「是(to be)」等同於「永遠是(to be Always)」。「或者在於哲學對於『是』是這樣一種意義上的理解的：最高意義上的『是』必定就意味著『永遠是』。」<sup>[21]</sup>在斯特勞斯看來，哲學內在品質的教條主義傾向，是由於歷史的介入或者是發現了人類生活的「歷史性」而被揭露出來。人類生活的歷史化，就徹底打破了：如果沒有「在者」，還可能有「善者」存在的絕對主義的夢想。但在某種意義上，看到了價值絕對主義把本來是一個「應當」的問題，轉換成一個「是」的問題，續而轉化為一個「永遠是」的問題。也就是說，從絕對主義的視野維度中，我們看到了「應當」與「是」之間的內在關聯。而從相對主義的維向看，「歷史」局限了我們的視野，「歷史」還通過現在使人們淡忘整體或永恆，但起到了加強人與此在「世界」的地位和

作用。

### 結語：

不管是歷史中的價值問題，還是價值中的歷史問題，都昭示著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希望歷史向著善進步，還是擔心歷史向著惡墮落。這兩種情結與其說是隱藏、纏繞在歷史深處，還不如說是隱匿在人性的深度。正是人性個別之惡成就了人類社會整體之美、之善，否則，就沒有人類歷史的文明進步，這說明歷史與人類的價值觀有關。當從絕對與相對的維度理解歷史時，一方面人們要追問：歷史是受規律和普遍理性的支配，還是可變的、相對的，應受不確定的想像和欲望支配；另一方面人類要探索：歷史是人性善的賡續（文化傳承構成歷史的主流），還是人性惡的推動（更迭構成歷史的主流）。

說明：此文是（1）教育部2020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專項課題：「八個統一」與高校思政課深度教學模式改革方法、路徑和目標研究（編號20JDSZK028）。（2）2019年度廣東省教育科學「十三五」規劃哲學社會科學專項研究項目：「深入落實習近平『八個統一』的思政課『深度教學』模式研究」（項目編號2019GXJK009）階段性成果。

- [1]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第384-385頁。
- [2] 保羅·科利：《歷史與真理》（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第12頁。
- [3] 同上，第10頁。
- [4] 唐納德·R·凱利：《歷史的多面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306-307頁。
- [5] 張文杰等編：《現代西方歷史哲學譯文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第35頁。
- [6] 同注[4]，第390頁。
- [7] 習近平：〈牢記歷史經驗、歷史教訓、歷史警示，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提供有益借鑒〉，載《人民日報》，2014年10月14日。
- [8] 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載《求是》，2012年第7期。
- [9] 同注[5]，第40頁。
- [10] 同注[4]，第424頁。
- [11] 同注[5]，第28頁。
- [12] 雷蒙·潘尼卡：《看不見的和諧》（江蘇人民出版

社，2001年），第4頁。

- [13] 包爾生：《倫理學體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238頁。
- [14] 同上，第233頁。
- [15]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下卷），王玖興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588頁。
- [16] 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115頁。
- [17] 唐納德·R·凱利：《歷史的多面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164頁。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第384-385頁。
- [18] 同注[4]，第493頁。
- [19] 斯特勞斯：《自然權利與歷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第18頁。
- [20] 同注[5]，第29頁。
- [21] 同注[19]，第32頁。

### Value Problem in History and Historical Problem in Value

#### --Analysis of the Difficult Problem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bsoluteness and Relativity

Yang Guisen (School of Marxism, Hui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Value in history and history in value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history, fact and value, individual and group, culture and history” from the dimension of absoluteness and relativity of value.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problem of value in history lies in the internal logical framework of inheritance and change, the law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join force of the subject’s will, the consistency of human ideal and the diversity of value choice. It is the internal tension between them that constitutes the driving force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historical problem in value is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law and historical truth behind human motivation, purpose, desire and passion, and how the historical fact, truth and law determine or change human life. When we light up history with humanity, we find that history is the preservation of goodness and beauty, and the aggregation of the light that illuminates humanity. Deep in history are images of human values, and history is nothing more than a legacy of human values (culture).

**Key Words:** historical problem, value problem, absoluteness, relativity